

玉谿生詩詳註序

余幼學詩聞之長老言初學乍知詩味每易墮麤浮輕率之習以
自喜而不知其自畫也若從晚唐入殆免是矣是詩學中之一徑
也晚唐以李義山爲巨擘余取而誦之愛其設采繁艷吐韻鏗鏘
結體森密而旨趣之遙深者未窺焉後雖間爲披閱無暇專攻侵
尋三十餘年學不加進而病已攢心夙昔願以姓名託文字以傳
於世者當遂付之泡影也偶復取義山詩一爲諷詠動有微悟試
詮數章機不可遏於是徵之文集參之史書不憚悉舉而辨釋之
詩集旣定文集迎刃以解鮮格而不通者廼次其生平改訂年譜
使一無所迷混余心爲之愜焉夫箋註義山詩文者旣有數家皆
積歲月以尋求顧作者之用心明者半昧者猶半豈諸家之力有

所不逮歟抑千載而上千載而下卽雕蟲小技亦有默操其顯晦
之數者歟然則又安知後之讀斯集者不更有一往之深情如覩
其面如接其言論而嗤余之所得尙有遺憾也哉余旣患心疾固
不能更進於斯也編纂成筆之以弁其端若謂余於詩惟義山之
是尙也則又余之所不居也

文集箋註
不更序

大清乾隆二十八年癸未春日桐鄉馮浩書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秋日重校付梓不更序

玉谿生詩詳註序

余於乾隆初持服里居同學伯陽馮翁以司寇

予告在籍居第與余近朝夕過從時令孫孟亭侍御未弱冠每侍
坐間出所爲詩示余余喜而嘆曰玉谿生再生矣司寇心然余言
乃曰初學從玉谿入手庶不染油滑麤厲之習今承長者言當不
令改趨也又十年孟亭成進士爲名翰林擢侍御史臺館中評隲
孟亭詩者亦與余言券合壬申夏余忽遘沉痾急請假歸丁丑冬
孟亭以母憂還里去余所居更近考業論文修乃祖洎余故事獨
念余衰白僅存情誼益篤旣孟亭服闋以舊有心疾時發時止未
得赴補因素愛玉谿詩文惜諸家所註各有踳駁附會舊新唐書
本傳各有岐誤爰細意鉤核發詩文之含蘊以詳譜其行年年譜

定而詩之前後各得其所矣詩得其所文之前後亦莫不按部就班而本傳之同異自見於是作者之心跡大彰灼於卷帙間書成問序於余余惟昔賢聲詩蹤跡其顯晦遲早若默有定數者然同一玉谿生集也余亦稍涉焉其膾炙人口詩篇未嘗不流連而諷詠之餘有闕疑者往往弗深考曩者尙書高文良公善詩愛少陵玉谿兩家多所箋記頗有得解處每於來朝退食之餘余偶詣之談論至夜分不倦曾出以相示惜未成書今得孟亭註本與二三學子首尾繙閱浹旬始得終讀挹其聲光若更異於昔日者余亦不能自解焉是可爲玉谿幸而又多孟亭之深嗜孤詣爲難能也乾隆乙酉秋九月香樹錢陳羣題於荆合齋

李義山詩文集詳註序

論古今著述得失者甚多請以一言決之曰讀書與不讀書而已矣李義山詩文詳註吾師孟亭先生碎金耳要而論之斷斷非不讀書人所能辦也蓋義山爲人史氏所稱與後儒所辨均爲未得其中注之者尙非貫穿新舊唐書博觀唐宋人紀載參伍其黨局之本末反覆于當時將相大臣除拜之先後節鎮叛服不常之情形年經月緯了然于胸則惡能得其要領哉若先生之所注信乎其能如是矣是雖不過一家之言而已有關於史學尤奇者鉤稽所到能使義山一生蹤跡歷歷呈露顯顯在目其眷屬離合朋儔聚散弔喪問疾舟嬉巷飲瑣屑情事皆有可指若親與之游從而籍記其筆札者深心好古如是細心考古如是平心論古如是讀

之直恨先生不具千手眼盡舉天下書評閱之然後快也故曰斷
斷非不讀書人所能辦也或謂著述家蹈空者固多若注釋則安
能蹈空爲予謂不然夫躁于求名而懶于攷核俗學之恒態也彼
所甚畏者史冊之繁重故所引用每不出于本書徒襲取人牙後
慧鈔謄了事如此縱滿紙爛然究與蹈空無異不但虛談義理馳
騁筆鋒者空而無實卽在注釋家亦猶之空而無實矣若先生此
編則從實學中來非襲取可得甚矣真讀書人可貴也予曩者由
詞館教習出先生門下每蒙招集邸舍杯酒論文受益多矣比來
跼伏里閤竊欲以垂老之年專力經史以藥游談不根之病捧誦
此編爰趣舉膚見書之簡端用爲勸學之一助若夫義山詩文家
數何如其出處行事何如諸家論之詳矣茲不復贅云乾隆丁亥

九秋受業東吳王鳴盛拜撰

玉谿生詩詳註發凡 十二條

一諸家註本皆名李義山詩集今從唐書藝文志玉谿生詩三卷之名以復其舊

一自明以前註斯集者逸而無存

宋長孺曰西清詩話載都人劉克嘗註杜

義山詩註今皆不傳按延州筆記所載唐音諸人詩

釋石林

道源

創之宋長

孺鶴齡

成之行世百年矣近則程午橋

夢星

姚平山

培謙

各有

箋本余合取而存其是補其闕正其誤焉疑而未晰者尙間有之蓋義山不幸而生於黨人傾軋宦豎橫行之日且學優與博性愛風流往往有正言之不可而迷離煩亂掩抑紆迴寄其恨而晦其跡者索解良難所無如何耳

一余初脫稿聞吳江徐湛園

逢源

有未刊箋本徐爲虹

史子

窮老著述余因外弟盛百二向其後人借觀視朱氏程氏爲優
第或疎或鑿時不能免而持論多偏聞其晚歲改易點竄反有
舍前說之是而遁入岐途者窮苦之累其神明也余虛衷研審
擇其善者採之庶苦心孤詣不至全泯亦可以無恨矣原稿仍歸徐氏
一年譜乃註釋之根幹非是無可提挈也義山官秩未高事跡不
著史傳豈能無訛舛哉今據詩文証之時事一生之歷涉稍詳
史筆之遺漏或補讀者宜細閱之

一舊本皆作三卷而凌亂錯雜心目交迷其分體者更不免割裂
之病余定爲編年詩一卷不編年詩一卷行藏遞考情味彌長
所不敢全編者慎之也

一朱氏已采錢龍惕

陳忱

潘明

之說余所見有馮已蒼舒

定遠瑛

田寶山

蘭芳

何義門

焯

錢木菴

良擇

楊致軒

守智

袁虎文

彪諸

家評本又陸圖玉

崑會

有專解七律刊本皆為節采附入庶深

情妙緒尤能引而伸之已

余既采何義門評本辛卯春日取吳下所刊義門讀書記中兩卷細為校勘同異頗多且有他

人評語而誤收者有意義外戾斷不出自義門者蓋屢經傳錄漸滋淆亂而義門於斯小集固不比經史諸大集之審慎精當世之服膺前哲者宜更決擇焉

一箋者表也註者著也義本同歸況一手所成豈宜並舉故專題

為詳註云凡舊說之是者必標明某曰不敢攘善顯然誤者改

之而已若似是而非或滋後人之疑者則贅列而辯正之引據

故實未免繁冗緣取義隱幽每易以刪摘失其意指故不可不

詳也

一事屢用註皆見前間有見於後者亦有前後互証者

一說詩最忌穿鑿然獨不曰以意逆志乎今以知人論世之法求

之言外隱衷大堪領悟似鑿而非鑿也如無題諸什余深病前

人動指令狐初稿盡爲翻駁及審定行年細探心曲乃知屢啓陳情之時無非借艷情以寄慨蓋義山初心依恃惟在彭陽其後郎君久持政柄舍此舊好更何求援所謂何處哀箏隨急管者已揭其專壹之苦衷矣今一一詮解反浮於前人之所指固非敢稍爲附會也若云通體一無謬戾則何敢自信

一論義山詩每云善學老杜固已然以杜學杜必不善學杜也義山遠追漢魏近仿六朝而後詣力所成直於浣花翁可稱具體細玩全集自見毋專以七律爲言其終不如杜者十之三學爲之十之七時爲之也

一集中雙聲疊韻屬對精細而押韻每寬律詩東冬蕭肴之類通用古詩如支微齊佳灰五韻通用眞文元寒刪先六韻通用唐

人常例不足異也且所重不在韻故略之

一友朋贈答傳自當時評騭抑揚紛於異代皆為不可廢者故附諸譜後架鮮藏書恨網羅未備耳

一海鹽陳靈茂

許廷

有箋本久不傳矣聞閩中寧化李元仲

世熊

亦有箋本未及訪其存否也數十年來海寧許高廬

昂青

曾註

其半部亦無可覓

許高廬校注義山詩云時事年月職官遷轉舊唐書必詳著之新書則疎漏多矣張宗柎云高廬箋注玉溪生詩六

卷又年譜考證及叢說凡數卷博考新舊兩書傳記百家以及近時評註疏通證明駁正瑕累期與作者譌詞託寄不隔一塵定藁僅有其半餘則零丁件繫塗改勾勒

殊難

辨識近如如皐史笠亭

鳴阜

與余先後入翰林每舉玉谿詩互

為賞析而凡文士之從事於斯者應不乏也夫文有一定之解詩多博通之趣茲編也我自用法耳若前輩之精研同時之濬發各有會悟不妨異同自當並行以俟後人之審擇

三樂生詩言
重校發凡

二修

一初恐病廢急事開雕既而檢點謬誤漸次改修積十五六年多不可計既欲重鐫通爲校改大半如出兩手矣然究未全愜意也初行之本無從收回祈四方學士見輒爲我毀之或郵寄相易實叨惠好

一所引典故初梓半仍舊本以爲何煩盡改也詎意舊本動有疎誤甚且僞造妄增以成其說而後起諸書或不之察轉相據引襲謬承訛久而轉疑古籍之脫落是誠爲害已今逐條討核不日審而心會者弗以錄也學者庶可見信

桐鄉馮浩孟亭氏識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別集類

李義山詩集三卷

內府藏本

唐李商隱撰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開成二年進士釋褐祕書省校書郎調宏農尉會昌五年又以書判拔萃王茂元鎮河陽辟爲掌書記歷佐幕府終於東川節度判官檢校工部郎中事迹具唐書文藝傳商隱詩與溫庭筠齊名詞皆纏麗然庭筠多綺羅脂粉之詞而商隱感時傷事尙頗得風人之旨故蔡寬夫詩話載王安石之語以爲唐人能學老杜而得其籓籬者惟商隱一人自宋楊億劉子儀等沿其流波作西崑唱酬集詩家遂有西崑體致伶官有持摯之譏劉攽載

之中山詩話以爲口實元祐諸人起而矯之終宋之世作詩者不以爲宗胡仔漁隱叢話至摘其馬嵬詩渾河中詩詆爲淺近後江西一派漸流於生硬粗鄙詩家又退而講溫李自釋道源以後注其詩者凡數家大抵刻意推求務爲深解以爲一字一句皆屬寓言而無題諸篇穿鑿尤甚今考商隱府罷詩中有楚雨含情皆有託句則偕夫婦以喻君臣固嘗自道然無題之中有確有寄託者來是空言去絕蹤之類是也有戲爲艷體者近知名阿侯之類是也有實屬狎邪者昨夜星辰昨夜風之類是也有失去本題者萬里風波一葉舟之類是也有與無題相連悞合爲一者幽人不倦賞之類是也其摘首一字爲題如碧城錦瑟諸篇亦同此例一概以美人

香草解之殊乖本旨至於流俗傳誦多錢其綺艷之作如集
中有感二首之類選本從無及之者取所短而遺所長益失
之矣

李義山詩注三卷附錄一卷

通行本

國朝朱鶴齡撰鶴齡有尚書堦傳已著錄李商隱詩舊有劉克

張文亮二家注本後俱不傳故元好問論詩絕句有詩家總

愛西崑好只恨無人作鄭箋之語

案西崑體乃宋楊億等摹擬商隱之詩好問竟以商隱爲西崑殊爲

謬誤謹附訂於此

明末釋道源始爲作注王士禎論詩絕句所謂獺祭

曾驚博奧殫一篇錦瑟解人難千秋毛鄭功臣在尚有彌天

釋道安者卽爲道源是注作也然其書徵引雖繁實冗雜寡

要多不得古人之意鶴齡刪取其什一補輯其什九以成此